No problem can withstand the assault of sustained thinking.

— Voltaire

Genifer 4.1 理论笔记

YKY (甄景贤)

June 11, 2015

我也想写到满纸公式,但不能写公式的时候唯有做文字理论了。 Distributive 的目的是 graceful。如果用点的话可能没有 grace。

1 New insights

最近在香港认识了两个朋友, Dr 陈启良 (CUHK) 和 Dr 譚志斌 (HSMC), 和 他们谈过我的 Al 理论之后获益良多:

1.1 命题空间的 dimensi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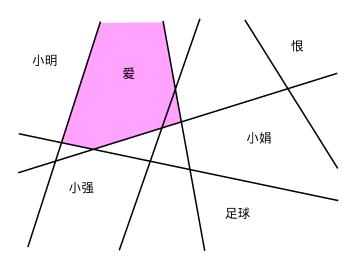
在知识空间中,如果 v_1, v_2, v_3 是三个互不相关的命题,那么它们的线性相关 $a_1v_1 + a_2v_2 = a_3v_3$ 是不容许的,否则会出现谬误。结论是:要么知识空间的 dimension 等於命题的总数 (那会很大,可能无限大),要么放弃 a_i 是真假值的做法。

人的词汇 (vocabulary) 的个数大约在 3,000 至 10,000's 之间。暂时假设我们可以用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把原始概念的个数缩小到 3000,那么概念空间 C 的维数就是 3000。

如果只考虑像 aRb 那样的关系,则命题空间是 $C \times C \times C$,维数是 $3000 \times 3 = 9K$ 。但如果是 $C \otimes C \otimes C$ 则维数是 $3000^3 = 9G$ 。现时的电脑记忆(例如 GPU)似乎可以处理后者。

1.2 Distributive representation

如果每个概念是向量空间中的一个独立分量,似乎很浪费空间。在神经网络中通常用**分布式**的表示法:



一粒神经元的公式是: $y = \int (w^T x \le b)$

(但如果只有一层神经元) 那非线性函数可以不理(它不影响 decision boundary)。

 $(w^T x \le b)$ 表示一个 hyperplane 的切割。

一个概念就是一组 hyperplanes 切割而成的多面体 (polyhedron),

$$c: (Wx \leq B)_{\circ}$$

矩阵 W 对应於一层神经网络中的 weights。

问题是这个表示法,如何表示乘积?在这个表示法中,「线性无关」代表什么?

1.3 「连续性」

第二个问题是「连续」指的是什么。例如命题 $P_1 = \lceil \text{小明爱小娟} \rceil$, $P_2 = \lceil \text{小强爱踢足球} \rceil$,那么由 P_1 变化到 P_2 必然会有 discrete jump,那是无可置疑的。除非我们重新定义命题是像 $k_1P_1 + k_2P_2$ 那样的东西,才可以有「连续变化」;这一点需要再加以精确化。

我发觉「连续空间」不是一个严谨的术语,因为在 discrete 空间中也可以定义"continuous" 这概念,例如在 computer science 的 functional programming 里有 domain theory、denotational semantics 等,常常谈到离散空间中的连续函数。而且「可微分」的概念也有一些 generalizations,例如 Fréchet derivatives (在泛函空间中)。

1.4 近似

那些算子或许可以合写成一个:

$$T_1v + T_2v + \dots + T_nv = \mathcal{T}v$$

然后合写后用 function approximation 来近似。

但这种近似必须有代价,否则违反了两项原则:

- 1. Turing 已经很有远见地意识到,逻辑推导的普适算法是不存在的,因为它违反了停机原理 (halting problem)。后者是用 Cantor 的集合论中的 diagonal argument 证明的。如果我们的优化算法必然会给出答案,而答案又可以转换回逻辑,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在近似过程中必然会有某些误差。
- 2. 如果 $P \neq NP$,我们的算法也不可能总是在 polynomial time 之内回覆正确答案。

1.5 Second-order

还有一个"second-order" 的想法。在 first-order 我们的算子是这个形式:

$$T: V \to V$$

但 second-order 的做法是将所有**物体**都看成是算子,算子可以作用在算子之上,这似乎是一种 duality。

如果我们简单地将T近似,那些逻辑推导就会有错误。或者应用某个 duality 或二次形式后,近似的做法会有较好结果?

从另一个角度,详细一点分析那推导和学习的过程。推导的过程是:

$$\mathsf{K}_0 \overset{\mathsf{R}}{\longrightarrow} \mathsf{K}_1 \overset{\mathsf{R}}{\longrightarrow} \cdots \cdots \overset{\mathsf{R}}{\longrightarrow} \mathsf{K}_\infty$$

可以将它简写,并加上反向的 L map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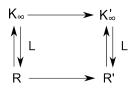
$$K_0 \xrightarrow{R} K_{\infty}$$

L 是由结论 K_{∞} 到法则 R 的映射,可以叫 L 做 learning map。这个 map 比较复杂,它相当於学习的过程,通常要用 iteration 逼近。而且,有无限多个 R 可以符合条件,我们通常选取长度短的 R,这是 minimum description length 原理,又或者选取资讯**压缩比**最高者。

上面的 map 可以再简化,因为 K_0 是常项,可以省略。写成垂直形式:



现在如果我们改变推导的结果 K^* ,亦即改变 K_∞ ,那么 R 亦要改变成 R',但 L 未必要改变。学习这个 L 是一种二次形式的学习。



1.6 逻辑是什么?

現在概括一下逻辑是什么:一个逻辑系统 $\mathcal{L} = \{C, P, d(\cdot, \cdot), \subseteq\}$:

- 1. 原子概念集 $C \ni c_1, c_2, ...$
- 2. 命题集 $P \ni p_1, p_2, ...$ (可以限制在简单关系 aRb)
- 3. 连结词 (conjunction) $p_1 \wedge p_2$ 或 $p_1 + p_2$
- 4. 箭头 $p_1 + p_2 + ... \rightarrow p_0$
- 5. 概念之间的距离 $d(c_1, c_2)$
- 6. 概念之间的偏序 (partial order) $c_1 \subseteq c_2$

但其实 $d(\cdot,\cdot)$ 和 \subseteq 并不是逻辑**内在**的,它们是从资料中 induce 出来的。其原理是基於 Liebniz extensionality:

$$f = g \iff \forall x. \ f(x) = g(x).$$

它原本是描述两个函数的相等,但我们可以将它普及到任何概念的乘积:

$$c_1 \approx c_2 \quad \Leftrightarrow \quad \forall_\# P, P'. P[c_1], P'[c_2].$$

这是说: 概念 c_1 和 c_2 相似,如果它们经常出现在相似的命题之中。 $\forall_\#$ 是 probabilistic quantification,它计算所有命题中相似者的份数。 $d(\cdot,\cdot)$ 是 \approx 的量度。

有了 \approx 关系,可以用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建立 \subseteq 关系(注意这里的 \subseteq 包含我们平时所说的 \subseteq 和 \in 关系)。

我们想把这个结构映射到 Banach 空间。

2 Neural Tensor Network

Andrew Ng 是香港人,Coursera 的 machine learning 教授,他在 Stanford,最近加入了百度。他和合作者提出了 NTN 模型 [4]:

$$\top (a R b) = u^T \boxed{(a^T U b + W \binom{a}{b} + c)}$$

 $\top(aRb)$ 表示 aRb 这个关系的强度。

U 是一个 tensor,取两个向量 a,b 给出第三个向量 a^TUb (它服从张量的双线性性质)。

W 是一个矩阵, $W\binom{a}{b}$ 是一层传统的神经网络, \boxed{I} 是一个非线性函数。 u^T 是一粒神经元,作用是把各个分量加起来,得出一个数。

3 Paul Smolensky's tensor representation

Paul Smolensky 的书是《The harmonic mind》(2006) [3],第一卷是 AI 理论,第二卷是语言学理论。

他提出用张量来表示关系:

$$father(john, pete) \Leftrightarrow father \otimes john \otimes pete$$

 $Var_1: val_1, Var_2: val_2 \Leftrightarrow Var_1 \otimes val_1 + Var_2 \otimes val_2$

第二句的意思是,variable 1 的值是 value 1,variable 2 的值是 value 2。

我在博客 1 上解释过,tensor 是所有 bi-linear forms 的 universal form。如果有向量空间 U 和 V,

$$T: U \otimes V \to W$$

 $t: u \otimes v \mapsto w$

¹blog post

那么在 U,V 中线性无关的 $\{u_1,...,u_m\}$ 和 $\{v_1,...,v_n\}$,它们的乘积 $\{u_i\otimes v_i\}$ 在 W 中仍然是线性无关的。换句话说:

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,因为根据「scalar = 逻辑命题真假值」的诠释,这正是命题之间不「相撞」的条件。

Antony Browne & Ron Sun 的较早的论文《Connectionist inference models, 2001》[1] 有讲述更多 neural-symbolic integration 的做法。

4 Metric embedding

最近有一本新书: [Mikhail Ostrovskii 2013] *Metric embeddings: bi-Lipschitz and coarse embeddings into Banach spaces* [2],它似乎正正讲述了我们将 logic 嵌入到「连续空间」的问题。

What is the bi-Lipschitz condition? A map $f:X\to Y$ is called a *C-bi-Lipschitz* embedding if there exists r>0 such that

$$\forall u, v \in X, \ r d_X(u, v) \leq d_Y(f(u), f(v)) \leq rC d_X(u, v)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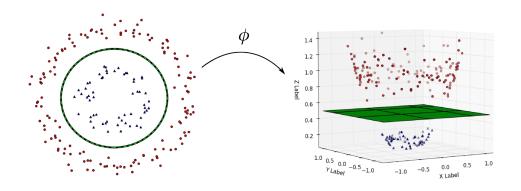
for some $C<\infty$. The smallest constant C for which there exists r>0 such that the above is satisfied is called the *distortion* of the map f. 这似乎定义了「远的保持远、近的保持近」的意思。

5 SVMs and the kernel trick

印象中 **SVM** (support vector machine) 似乎可以将非凸的问题转化成凸优化的问题;可不可以将这个想法应用到我们的问题上呢?

SVM 的算法,首先用 kernel trick 将 data points 转换到高维空间,然后在高维空间中进行线性的 hyperplane 分割。

所谓 **kernel trick** 是指:给定一个 inner product,它暗含了一个到高维空间的转换 ϕ (但这个转换不需要真的计出来)。



而,在高维空间中用线性分割,那 error term 是一些正交距离,所以是 quadratic form,所以这问题是凸优化。

我们的问题是性质不同的,但两者似乎有些相似...

References

- [1] Browne and Sun. Connectionist inference models. Neural networks 14, 2001.
- [2] Ostrovskii. *Metric embeddings: bi-Lipschitz and coarse embeddings into Banach spaces*. De Gruyter, 2013.
- [3] Smolensky and Legendre. *The harmonic mind, vol 1: cognitive architecture.* MIT Press, 2006.
- [4] Socher, Chen, Manning, and Ng. Reasoning with neural tensor networks for knowledge base completion. *NIPS*, 2013.